责任编辑:王春燕　版面设计:元之暄　责任校对:张君梅　　编辑邮箱:714237652@qq.com　联系电话:15044792334　5160311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3版

掩卷覃思

我躺在草地上数星星了吗

——读肯亦农老师《穹庐》有感

高娃

“我现在想的是：我躺在草地上数星星了吗？”这是《穹庐》这部小说后记中，作者对自己自言的一句话。短短的十几个字，像是缓缓打开的一扇门，一种无以言表的兴奋催促着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不觉暗夜已如海潮般涌来。

作者之所以对这部作品用情之深，历时十二年不断地打磨，是因为2006年，作者受邀写一部反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电视剧，当时制片方给了他众多资料，在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中神秘的布里亚特部落引起了他的兴趣，特别是布里亚特的迁徙史。

在接触史料的过程中，作者自称掉进了一座富矿里。丰盈的故事、独特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带给了作者不一样的视角。“多元的多部族蒙古人，不该在我们的笔下，都成了一个样。”多年来，作者想探究蒙古人的英雄情愫，因为正是这种英雄情愫造就了蒙古民族的辉煌。“而英雄情愫的不断变化，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布里亚特，反反复复地核实资料，二0一八年春天，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一部荡气回肠的《穹庐》。

据历史记载，布里亚特人自称是“白天鹅的后代”、“白桦树干上拴马的人”。他们勤劳、勇敢，世世代代生长在贝加尔湖之边的森林里。他们第一次走出森林，是在成吉思汗完成蒙古部落统一后，一部分人跟随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走马欧洲。明末时，又随其十七代子嫡孙阿拉坦汗成为蒙古部落土默特部落中的一支，被称为浩里土默特人。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万人随着阿拉坦汗的女儿巴拉金公主从黄河岸边，回到了当年他们出发的地方——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边。直到《尼布楚条约》之后，布里亚特蒙古人为了生存，第二次走出森林，踏上了回归祖国的漫漫历程，史称布里亚特人的东归。

小说的故事凝缩在了一位嘎尔迪王爷的身上，布里亚特草原上的人尊称他为嘎尔迪老爹。这一方天地，包括山水都是嘎尔迪老爹的。嘎尔迪老爹从来没有愁过什么事情，即使遇到了战争，他都会轻描淡写地说：“啥战争都是一块下雨的云彩，太阳出来风一刮就消散了。”

但苏联十月革命后，复杂的社会环境，让草原渐渐不再安宁。儿子、朋友、所辖的牧人不知从何时起，心思变了，每一个人都开始追寻自己的春天。儿子班布尔要推翻他，说牧民的地位应该和他平等，他不能随便处置牧民；外甥拉西别的没有学会，学会了享受生活，堕落成了流浪汉；在草原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三十多个日本间谍……嘎尔迪老爹看不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俄国人、布尔什维克、日本人、中国人都想让嘎尔迪老爹带着族人成为自己的一员，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使得他擦亮了眼睛，他怒喊道：“我们没有招惹任何人，一会儿尼古拉三世，一会儿顿河哥萨克，一会儿高布查克，是他们举着刀枪，践踏着布里亚特草原！凭什么呀？他们不就是欺负我们有草地没有家没有国吗？我好多还是大清的二品官吉布吧！蒙古爷爷黄帝一百多年了，我这次就痛痛快快扮个死法吧！”最终嘎尔迪老爹在轰鸣的枪炮声中，带着部落中的人簇拥着叭加尔湖，历经了苦苦辗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额尔古纳河边绕放由一座座敖包时，嘎尔迪老爹轻声唱起了一支古老的歌曲：

“在那羊羔撒欢的草地上，
我要等你二十天。
到了草没马蹬的牧场上，
我再等你四十天。”

这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心中一支永远的歌，关于祖国，关于草原，关于爱情，关于永久永久的期盼与思念。

作者将沉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条脉络用小说的形式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布里亚特蒙古人浸润在骨血中的勤劳、勇敢、奔放，以及他们的宗教、文化、音乐、舞蹈、服饰、饮食，在故事中一一铺陈开来，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如马奶酒，它是草原上蒙古族狩猎和征战的产物，随着蒸酸工艺出现在草原上，马奶酒和它的主人一样有了名分、等级。六蒸六酿是极品，牧民饮头道酒“阿尔乞如”；待客用二酿酒“阿尔占；节日饮用三酿酒“浩尔古”；蒙古勇士开战前的壮行酒和胜利归来后的凯旋酒是四酿“德善舒尔”；五酿马奶酒“沾普舒尔”是祭祀专用；六酿极品“熏舒尔”是供成吉思汗和腾格里长生天日日享用的。再如黄河，蒙古人的母亲河。据说当年成吉思汗归天在黄河南岸，他的一个夫人为他殉情跳进了黄河，蒙古人为了纪念这位夫人，从此称黄河为哈图高勒，夫人河。还有蒙古族服饰中的马蹄袖，是大清为蒙古人特意规定的制式，寓意蒙古人像马儿一样忠良、忠实于大清。

布里亚特的由来也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很久以前，北海边上住着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一位天上的仙女爱上了他。仙女便化成一只美丽的天鹅飞到了北海上空，却碰上在北海上空作恶的一只灰鹰，灰鹰追逐着白天鹅，小伙子一箭射中了灰鹰，从鹰爪下救下了那只美丽的白天鹅。他们相爱了，渐渐人丁兴旺，若干年下来，繁衍成了布里亚特蒙古人部落。后来巴拉金公主从黄河边来到了他们中间，率领这个部落过着与世无争、美满幸福的游牧生活。”

在文中，我们处处感受着布里亚特蒙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一只小棕熊打碎了野狼的头，但它的肚子被野狼的利爪划开了，肠子露在外面，奄奄一息。在森林中采药的桑布喇嘛发现了这只勇敢的小畜生，给小棕熊嗅了狼毒，在它失去了知觉后将它背了回来。萨瓦博士给小棕熊做了缝合手术，待它清醒后，将它放回了森林。嘎尔迪老爹不仅认识这只小棕熊，甚至知道它的爸爸是谁。不仅对待动物如此，布里亚特人对待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无论是家人还是敌人，在嘎尔迪老爹的领地，只要能够救治，他们都会倾尽全力。布尔什维克谢尔盖、日本间谍三宇、中国人王大川、流亡路过的沙俄贵族、不争气的拉西……都领略过布里亚特人珍贵的情谊。即使逝去，他们也会让死者走得有尊严。嘎尔迪老爹身上的王者之气赢得了部落中的人以及和他有过交集的人的敬重。

作者成功塑造了嘎尔迪老爹的形象——一个英雄的形象。如果说英雄都是高于常人或者说是远于常人的，萨瓦博士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包括读者的想法，他认为嘎尔迪老爹就是一个神的存在，因为他看到被救治后的小棕熊都匡服在嘎尔迪老爹的脚下，用舌头不停地舔老爹的鞋。但是一个对立面——班布尔出现了，作为嘎尔迪老爹的儿子，他要打破人们心中对嘎尔迪老爹的崇拜，随着矛盾一次次地升级，读者充分感受到了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作者采用电影分镜头的描述方式，将文字呈现出画面感，牢牢抓住了读者。

除了嘎尔迪老爹，就我个人而言，比较喜欢拉西这个角色，喜欢这个角色并不是说“浪子回头”的可贵，而是本书中拉西是唯一一个认真思考生活，精神回归的人。书中是这样描写的：“拉西坐在嫂子河边，看着滚滚东去的河水，他知道只要是自己汲过河去，他就彻底结束了自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生涯，又成了光屁股拉西了。拉西也有颗心，胸腔内滚滚跳动的心，他想起了金达耶娃，想起了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想起了基柯夫笑眯眯的脸，想起了谢尔盖水晶眼镜后的难测目光，这与他生活有关联的一切，成为他难以承受的生命重压。终于，承受生命重压的拉西做出了最后选择，过河去，回到浸着先人血浆的草原，那才是属于自己的。革命了一回的拉西，明白了革命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革命的选择性同样是革命的一部分。他想象着见到嘎尔迪老爷的场景，这老东西肯定会说：外甥回来了？咋不在乌金斯克当将军了？自己会说：不想被人革了命，也不想革别人的命了，咱蒙古人还是老老实实在马背上过日子吧！”拉西的回家，其实影射了嘎尔迪老爹回归祖国的决心。包括大喇嘛的思乡情、爬犁狗的回家路，众多的描写都为布里亚特人的回归做了铺垫。

整本书跌宕起伏，随着嘎尔迪老爹的心路历程，读者也经历了一场艰难的东归之路。无论怎样的艰难，生活中的阳光与希望，孕育在每一个布里亚特女人的肚子中，嘎尔迪老爹称这些未来的生命为“小马驹”。为了自己的毡包，为了毡包内的女人、孩子，布里亚特的男人们用生命捍卫着来之不易的幸福。他们知道有了自己的毡包，才有生活的惴惴与向往。

当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草地上搭起了一座座蒙古包，升腾起了袅袅炊烟。嘎尔迪老爹唱起了那首古老的歌儿：

“兴安岭上的鸟啊，
小心那鹞子。
征途上的人儿啊，
走路要当心。”

C.K.切斯特顿说：“文学是奢侈品，小说是必需品。”优秀的小说让我们以树木见森林，而艺术真实具有比存在本身更如烂、更持久的魅力。《穹庐》裹挟着历史的泥沙冲撞着我们浅薄的认知，一层层的思考让我掩卷深思。作者用严谨的文风、优美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布里亚特草原上曾经有过的一段故事——一方屋顶下道尽了布里亚特人东归的向往与不易，也折射出了每一个游子的家国情怀。

作者自问：“我躺在地上数星星了吗？”作者在已有文学建树的今天，依然会用十二年的时间，去创作一部作品，依然会在《穹庐》截稿时，有着文学青年初次投稿般的忐忑。这一份警醒与自知，对文学的敬畏与热爱，是对我们年轻一代写作者的鞭策。试问，在物欲飞流的现在，我们还有躺在地上数星星的单纯的愿望吗？这份“奢侈的必需品”所提供的精神籍寄，多么的弥足珍贵！

上过鲁院之后，我在暗黑夜幕一束强光下零零散散流出的那些文字，再也不敢轻易示人了，我前所未有地恐惧：鲁院毕业的那些，将汉字排列组合出精妙味道与深刻思想的一代又一代语言大师们，在他们面前，我是多么微不足道，我感觉自己像一株孱弱的嫩芽，刚刚破土，仰望周遭一株株高耸让人眼晕的大树，有些不知所措却又想奋力追赶……

到鲁院报道那天，鲁院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问我：“从哪来？”

“鄂尔多斯。”

“哦，鄂尔多斯我知道，那里的羊肉很好吃……”

“是呀，是呀，真的很好吃，欢迎你到我的家乡做客……”

从办公室出来，我深深吁了口气，原来鲁院的人，也爱吃羊肉。

我住的宿舍，窗户正对着几棵葳蕤的银杏树，树上栖息的鸟，嘴不停地在唱，知了和空调声也在这夏日协奏曲中，感觉既雅静又聒噪。我的房间号是416，儿子的生日是4月16日，记得有一年一位同事买彩票，拉着我和他去，去了他让我帮他选个幸运数字，我随口就抛出了我所喜欢的416组合，第二天他兴奋地打来电话，说中奖了……

住在自己幸运数字的房间，躺在床上，一边翻看曾经鲁院学员们回忆鲁院的文章，一边想象着这张床上到底睡过哪些名家巨匠——现在我竟然和他们“同床”了，嘿嘿，这种感觉非常奇妙，过几天，我就听别的学员们说，他们也在试图寻找前任、前前任等诸室友…… 有的房间电脑还在默默进行着文字接龙，每一任室友都会写一句留言给下一任……

貌不出众的鲁院，因为文学人的聚焦，有一种浪漫的氛围，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与平日也似有不同。我每天六点半就会被同学们叫出去跑步，鲁院的对面是一片小树林，里面许多晨练的人：提着鸟笼的北京大爷；跳藏族舞的广场舞大妈；戴着耳机急匆匆赶路的北京青年；一样腆着肚子油腻的中年大叔……全中国都在同质化，但北京确确实实有自己独特的味道，我们混迹其中，迎着北京的朝阳，内心充斥着文学之光……

吃的东西，每顿都有酸奶，还花式换牌子。时值六月，虽然天热，大家的胃口却很好，饭菜还没上来，打饭的长队就排起来了，有的人还忍不住掀下盛放饭菜容器的盖子，瞎一瞎运气，自然是每回都瞎输，每回饭菜都掐点上来……我嘿嘿偷笑，觉得这样热衷于吃饭似乎很不“文人”，但又想我们如此热爱生活，如此贪恋人间烟火，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才接得上地气吧？

鲁院的老师们，当然个个都是名家，但好多我们只看过他们孵化的“蛋”，没有见过他们本尊。有一天，我和几位同学正在一楼的大厅里热气腾腾地打乒乓球，只见电梯间出来一个笑容可掬的中年男子，大家都看着他笑，稍有拘谨，我被大家的反应弄得有点发懵，不知来者何人，这位先生和大家打了个招呼便飘然而去了。“是谁？”我疑惑地问，和我一起的同学朝我翻了个白眼，说，那是咱中国作协的邱华栋书记……几天后，邱华栋先生邀我们全班去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一些学员还朗读了他新书中的部分章节，那些句子对我来讲非常别致新鲜。发布会邀请了徐则臣担任嘉宾，我读过徐则臣的部分作品，这个比我还小两岁的青年作家，创作力惊人，之后就听到他的《北上》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震动，自己在自己小圈子打拼多年积攒得那份小小的洋洋得意，很快被击得粉碎，也很快明白了自己必须重新整装、重新出发。

鲁院的常务副院长徐可，作风谦和，前几天他在微信里发了一条名家王安忆写鲁院的文章，我在下面跟贴，说不是名家能不能写？他马上回复，哪个学校的校长不让自己的毕业生写学校？所以我这个不是名家的学员就写了如今这篇，为鲁院建校七十年留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纪念。

为我们讲北京建筑的王彬老师，所讲的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特意跑到他授课中提到的北京三进四合院探访了一回，他和我们这些学员经常互动，离开鲁院后，我们就在微信上互动，只言片语，温暖亲切。

临到快毕业的时候，已和宿管阿姨混得很熟了，宿管阿姨和我们挣别有共鸣，共鸣点是蚊子，这位从河南来的宿管阿姨，也和我们一样无法适应北京悄无声息咬人的狡猾大蚊子，共同吐槽一个东西让我们一下拉近了关系，宿管阿姨说她每天扫地，都会扫出很多头发，那些网络作家屋里更多，你们也真是不容易……

是，走进这所学校的人，没有几个是真正轻松的。除吃饭时间，大部分学员都猫在宿舍或图书馆，学习、创作，我这个最不用功的学生，常在课余跑出去闲逛，或商场，或书店，或某个不知名的胡同……回来时看到大家个个用功，心里就微慌的，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大师辈出的地方。

最近，我看到铁凝女士也为庆祝鲁院建校七十年而撰写《深情回望，奔赴新征程》。“这么多年来，我经常听到作家朋友们深情地怀念在鲁院度过的时光，谈起这所学院对他们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追忆他们和鲁院的老师、同窗结下的终身难忘的友谊。我想，对这许许多多的作家朋友来说，鲁院就是他们文学上的‘家园’，而鲁院成立70年的日子其实就是一个文学的节日……”

真的是一个家园，一个文学人精神的家园。穿过七十年浩渺的烟波，回望鲁院，真的是杨柳堆烟，荷幕无重数。而只有真正走进鲁院的人才真正体会得到：鲁院深深深几许。

微小说

苹果红了的时候

冯丽云

金秋十月，田家湾村的苹果熟了，红红的果子挂满了枝头，果实个大饱满，仿佛向人们炫耀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远望去，整个村子红彤彤的一片，这备喜人的景象不仅让路人驻足流连，就连本村村民们也都垂涎三尺。从修剪、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到如今的硕果累累，所有的一切都是村民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清香，催促着村民们不能有丝毫停歇，他们开始忙碌着下果，因为线上线下已有人预订，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与丰收景象相反的是，这段日子，田家湾村的原村支部书记田大叔却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

田大叔曾是田家湾村的村支部书记，十多年前，他发现仅靠发展种植业并不能实现增收，于是经过多方考察和向旗里农业技术员咨询，成为了发展林果种植经济的“第一人”，在种植项目上选择了苹果。这期间，田大叔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有一年，苹果树至起了炭疽病害，他开着三轮车连夜去自治区农业厅找植保专家咨询，类似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田大叔都一一解决和克服了。经过几年的奋战，田大叔走出了一条发展林果经济致富的道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灵活的头脑，不仅成为了村里率先富裕起来的人，而且还带领村民们共同发展林果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

一时间，田大叔成了村里的“红人”，在村“两委”换届时，村民们推选他从村主任一直当上了村支部书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担任村支部书记后的田大叔似乎变了个人，和群众沟通少了，集体开会的次数也少了，别人的意见也听不进去，自己的“一言堂”代替了民主决策，最为严重的是村集体对外承包的土地款他竟然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当有人质疑他时，田大叔岔会说：“我都用于集体开支了，放在我这里用起来方便哇！”殊不知他所谓的集体开支都是一些白头条子，而且没有在村民大会进行公布和公示。

村民们都说田大叔变“坏”了，就像有了病害的苹果一样，心思不正了，于是便有村民举报了他。纪委的干部找田大叔谈话，给他讲了“三务”公开的政策，田大叔恍然大悟，最终也因自己犯下的错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如今，田大叔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悔恨不已，逢人便说自己吃亏就吃在自以为是和无视政策法规上，没有了纪律和规矩的约束。做人就像种苹果树一样，除了要加强田间管理，还得经常预防病虫害，这样大红苹果才能长得鲜红油亮、甘甜适口、人见人爱、缀满枝头……

诗海拾贝

鹧鸪天·贺嫦娥五号返回(新韵)

梁仓

探月嫦娥喜落回，欣闻华夏共斟杯。
惊魂洗气四方赞，圆梦苍穹一箭飞。
解秘境，树丰碑，寻踪探宇向天追。
巨龙腾跃功勋立，遥看天宫日夜辉。

七律·纪念毛泽东诞辰127周年

韩华

喜看湘江橘子洲，润芝豪勇立潮头。
工农革命乾坤定，马列灵魂远景谋。
北战南征驱荡寇，披荆斩棘挽千秋。
经天纬地冲青汉，独领风骚万古遐。

七律·2020年冬至

李雨明

深冬去半严寒至，衰柳亭前待弄枝。
煮酒闲庭嫌夜短，饮台兴处怨阳迟。
青烟漫祭絮怀祖，游子遥思捉饺期。
莫问高山千尺素，犹来造极溅春时。